

琴台 彥火

獨鍾儒家

周有光還談到韓愈因矢志復興儒學，視佛教為邪說而遭貶的故事。

當時的唐代大詩人韓愈，提出儒家道統說，即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正統說），劃清儒佛界線，鞏固儒家陣營。

唐元和十四年（819）韓愈力諫迎佛骨，觸怒了憲宗皇帝，被貶廣東潮陽，故作詩曰：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！」

周老說，韓愈排佛失敗，因為當時朝廷和群眾都信佛教，中國文化從此印度化。唐憎爭取去西天取經，正像今天青年爭去美國留學。

韓愈反佛以失敗告終，從此佛學一枝獨秀，備受重視，儒學人獨憔悴，一落千丈。

周有光是儒學的粉絲，在他的心中，儒學是唯一可以與現代接軌的。他表示，儒家的知識信條（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」；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；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等），加以引申就能為現代知識社會服務。

儒家的民本信條（「民為貴，君為輕」；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」等），加以引申就能為現代民主制度服務。儒家的反暴力信條（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」等），加以引申就能為現代和平建設服務。

儒家的反迷信信條（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；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等），加以引申就能為現代啟蒙運

動服務。如再引申改進，還可跟五四運動接軌。

「有教無類」跟「賽先生」握手，「民貴君輕」跟「德先生」握手，這就是「現代儒學」。

周老對被稱為國教的道家，則不予苟同。他說，道家最不足取，因為它主張「愚民」和「無為」。

愚民：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智者不敢為也」；「民多智慧，而邪事滋起」；「智慧出，有大偽」；「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」；「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」。這毋寧偉大的愚民哲學！

無為：「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」；「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」；「上德無為，而無以為」；「無為則無不為」；「我無為，而民自化」；「為無為，事無事」；「聖人無為故無敗」；「使民復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」。

周老表示，照道家的說法，中國要退到原始社會了！

談到法家，周老更不以為然，他指出：「法家的錯誤不在用法律，而在殘暴。儒家用法治，反對殘暴，大獲成功。據說，李斯小時候用酷刑虐待老鼠，後來趙高用李斯虐待老鼠的酷刑虐待李斯，最後車裂以殉。」可見，在芸芸傳統文化之中，周老也是獨鍾儒學的！

（「周有光的奇觀」之八，完）

天音 楊天命

藏書「癖好」

天命平時常常接受客人委託，到他家中，為居家風水提供意見。

我是個「愛書之人」，無論受誰邀請到家中，總會參觀主人的書櫃，看看是否「同道中人」。若會遇到同為愛書之人的客人，天命自然高興，還會交流一番。有些客人知道天命看書的「口味」之後，日後看到相同類型的新書，甚至還會買一本寄給天命。

然而有時最令天命感動又驚訝的，是在客人家中的書櫃，看到他們珍藏天命歷年的運程書。雖然很開心，但我一開始也不禁好奇一問：「運程書每年都出，而且只能講述那一年的天運和個人流年流月運程等，今年一過，可以說就是『過期無效』了，為何還保存？」

客人們給出的答案大同小異，多數都是因為天命的運程書不但有精準的運程預測，還有推介自己喜愛的書（即「閱者說書」環節），或在序言中，以散文的形式寫寫自己對人生、對世界的

小思考，而每年的封面設計各有心思……這些內容並沒有「一年一度」的時效性，令客人不禁想保存下來，不久便拿出來翻閱，既像是一本工具書，又像剪報一樣收集有意思的散文絮語。

天命絕非文藝巨匠，寫出來的一些心得和分享，竟能讓客人得到共鳴，實在令天命感動不已，也成為我繼續多吸收養分、多寫作的動力。而與客人交談時，聽到他們對我的文章的一些見解、回饋，即使意見偶有不同，也令我樂在其中，因為這正也是一個思考、啟發的過程！

至於天命自己，也會收藏自己的書，但我比各位多了一個「特殊癖好」：收集自己的翻版運程書。當然，這只是我出於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」的好奇心態；至於各位讀者朋友，別介意我囉嗦一句：支持正版，人人有責！



其實每個人都有藏書的愛好。網上圖片

萃袖 查小欣

吳綺莉母女關係需中間人調停

吳綺莉17年前為成龍誕下小龍女吳卓林後，母女一直居於上海，相依為命，直至2011年才回歸香港。兩母女給外界感覺她們關係良好，沒料到2015年3月，母女關係起了變化，卓林向學校報稱被母親打傷，校方於是報案，警方其後將吳綺莉拘捕。並在其當時的寓所搜出少量疑似是大麻的毒品，事件擾攘三個月後，吳綺莉獲警方無條件銷案。

在吳綺莉被捕後，卓林接受周刊訪問指母親酗酒且煙酒不離手，每晚要飲兩支酒及食安眠藥才能入睡，卓林感到無助，所以報警求助。所謂「襲擊」、「虐兒」，其實是卓林的報警藉口，她擔心母親飲酒與情緒問題而求助。事件屬「誤會」類別，不涉刑事及任何罪行。事後吳綺莉與卓林已和解，母女聯手做善事。同年卓林曾因情緒問題而割手自殘，令吳綺莉擔心不已。

可是母女日前又起爭執，卓林報警聲稱被人言語恐嚇，數名便衣探員接報到吳綺莉的寓所調查，並以涉嫌刑事恐嚇將她拘捕。被通宵扣查逾17小時後，獲准保釋回家，下月初再返警署報到。吳綺莉後來返回寓所，面容憔悴，目光呆滯。

在吳綺莉返家後，疑似卓林由友人送返寓所。車上疑似卓林女子戴着帽低頭伏在女友大腿上，雙手遮面，對鏡頭極之敏感，未知是否見有記者在場，疑似卓林最終未有下車便離開，未有與吳綺莉見面。

卓林曾在社交網站以英文留言，意譯「這可以是愚蠢，但也可以是我做過最勇敢的一件事。」不知所指是否與今次事件有關。

於吳綺莉的景況，深表同情。44歲的吳綺莉，27歲便決定當單親媽媽。由於吳綺莉與母親的關係疏離，故她要自己照顧卓林，她在女兒出生後，用了10年全心全意放在女兒身上，她認為朋友可以反目，丈夫可以離婚，但父母不會跟子女斷絕關係。她覺得孩子跟保母關係最好，她就選擇做保母角色，去年她更出售早年於上海投資的物業，套現8位數字，一擲1,500萬港元購入新居，為的是讓自己跟女兒有更好的居住環境。

17年來吳綺莉從無排聞，她把全部精神放在女兒身上，對女兒期望當然高，而卓林亦深愛媽媽。但目睹媽媽喝酒抽煙她感痛心，女兒長大，媽媽卻未意識到，還當她是小女兒；又正值卓林處於反叛期，故容易導致母女關係決裂。看來母女倆需要中間人作調停。



吳綺莉與女兒卓林又起爭執，成為記者追訪對象。

百家廊 鍾倩

穿越歷史的迷霧，破繭成蝶

央視主持人白巖松說過：「沒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。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標籤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惘。當90後以勢不可擋的勁頭走在前面，韓寒、張悅然、郭敬明等領軍人物迎來而立，80後代人在成長，在成長中蛻變，在蛻變中感受着陣痛。那帶著個性的浪漫與憂傷，宛如綻開的大麗花，矚目，又迷離。

「很多年以後，我們長大了，好像終於走出了那場大霧，看清了眼前的世界，其實沒有，我們不過是把霧穿在了身上，結成了一個個繭。」合上《繭》，這句話令我久久回味，如同電影中的長鏡頭，給人以無盡的遐想。這部長篇小說與其說是張悅然穿越歷史星空，回到上游與父輩的一場促膝交談，不如說是她以這種方式與青春握手言和，重逢相聚。羅賓茨基說過：「如果寫巨大、傷害性事件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很難，那是因為這種事件本身具有強大的敵意。」

顯而易見，這本書的打開方式是「傷口」二字，歷史的傷口，青春的傷口，心靈的傷口，伸手觸摸，悄然遁形，唯有一片赤心地去感觸，於半絲半縷的疼痛中體悟生命的變遷與堅韌。第一遍閱讀的時候，我甚至覺得，李佳棧就是我，程恭就是與我一起長大、經常捉弄我、把我惹哭了的那個壞男孩。不得不說，《繭》是青春文學的一次超常發揮，「水仙已乘鯉魚去」、「誓鳥」、「黑貓」也已走遠，眼前的道路日漸明晰，身上的使命感有了分量，即便霧籠籠罩，但是不再四處衝撞。

此時，緩緩轉身，回望歷史，那個滿眼好奇的孩童不見了，成為一個時代的眺望者：李佳棧與程恭，兩個主人公，牽扯兩個家庭三代人，故事的梗概並不複雜，從一根鐵釘說起。程恭的爺爺被批鬥，關進死人塔，第二天腦袋裡被發現嵌入一根長長的釘子，從此他成為植物人。汪良成和李冀生被指認曾出沒死人塔，汪良成上吊，畏罪自殺，這起沒有證據的案件成為謎。當事人的家庭卻從此背負十字架，程家將罪名扣在汪家頭上，汪家的秦婆婆精神失常，汪家大哥去北京打拚，汪露寒獨自養家。佳棧的父親李牧原，陸生愧疚，想方設法幫襯汪家，遂對汪露寒產生感情。

時間從來都是詭異多端的怪獸，不知不

覺，幾年過去，李牧原與汪露寒在北京相遇，過起美好的二人生活。好景不長，佳棧進京找爸爸，汪家大哥病逝，打碎了他們的感情，一天兩人發生爭執，李牧原奪門而出，發生車禍，撒手人世。汪露寒飽受良心折磨，信仰基督，回到濟南，照顧程恭的爺爺，後來被程恭奶奶和姑姑發現，植物人爺爺不翼而飛，最後不了了之。

最吸引我的不是雙聲部的敘事結構，也不是錯綜交織的人物臉譜，而是在宏大歷史格局中凸顯的青春期的陣痛感和無力感。「佳棧，我們都該走了。南院的美好時光結束了。」同作為80後，同樣是在南院長大的孩子，我對悅然筆下的小夥伴深有共鳴。父母離異，家庭破碎，佳棧和程恭的內心世界藏匿着太多不為人知的秘密，如野草一般，在陰暗的隧道中瘋長，那是被壓抑的性活力，那是無可言述的孤獨感與拋棄感。

於是，當他們在一起時，能夠獲得彼此安慰，短暫的快樂也是永恒的。放學後，317病房成為他們自娛自樂的小劇場：做遊戲，爺爺成為道具，時而把他渾身纏滿紗布，扮成一具木乃伊；時而給他戴上餅乾鐵櫃裏，扮成外星人；時而偷來姑姑的口红，扮成睡美人；表演的狂熱停不下來，甚至玩起了過家家的遊戲，爺爺變身「寶寶」。

直到有一天聽到了靈魂的聲音：「植物人爺爺再也不是一件物品了，他有靈魂了，他是一個人了，他的靈魂被囚禁在裡面了。我不斷在心裡重複着這句話，生出一股從來沒有過的使命感。」解救困在裡面的靈魂，成為程恭的「功課」，在圖書館裡找資料，他要發明靈魂對講機。荒誕而虛無的舉動，綿延出內心的孤獨與苦悶，還有看不見的憂傷。後來，當程恭偶然得知爺爺昏迷不醒與李家爺爺有關係後，兩人的友誼被瓦解，走向分離。

佳棧踏上「尋找父親」的征程，從父親的學生許亞琛那裡謹慎什麼是崇拜，向父親大學同窗殷正示好被拒，最終在戀人唐暉那裡得到愛的滋養，「也許那是我一生之中最接近懂得愛是什麼的時刻」，最關鍵的是她被一語點醒：「你非要擠進一段不屬於你的歷史裡去，這只是為了逃避，為了掩飾你面對現實生活的怯懦和無能為力。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價值，就躲進你爸爸的時代。寄生在

他們那代人潰爛的瘡疤上，像啄食腐肉的禿鷲。」擁有戀情結的佳棧也是武志紅所說的「巨嬰」，父輩經歷的「文革」、知青歲月，她沒有在場，只能削減腦袋從父輩那裡獲取支離碎片，日益發酵的焦灼感與負疚感不言而喻。

而程恭的靈魂對講機計劃最終沒有完成，他在同樣叛逆的小可那裡完成「成人禮」，然後負罪前行：原本泡死一個小刺蝟都惴惴不安的人，卻摧毀沛童的容貌，誘發陳莎莎，背叛大斌……智商低下且被性侵的陳莎莎，在程恭上大學後，依然無怨無悔的付出，親手做餅乾送去，他工作後她依然做餅乾、送餅乾。或許是莎莎的愛喚醒了程恭，或許是程恭不再作繭自縛，迷途知返，後來他給莎莎尋覓一份治療哮喘的秘方，留下暖意向光明的結尾。

「歷史一經『翻動』，時代的聲音、光影，它施於人的影響就會顯露一二。」比之金宇澄先生的《回望》，是作家對父輩的回應，《繭》的歷史探尋與細節展現多少有些單薄，或者說，那種穿透歷史、叩擊人性的藝術火候有些遜色，這與時間、閱歷、生活的累積饋贈不無關係，與個人的生命賬戶有限密不可分。

但是，《繭》是一次勇敢的穿越，一場無聲的進入，穿越歷史的迷霧，破繭成蝶，衝破困局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與創造力，泛起的漣漪則是帶有體溫的回應……有了回應，意味着不會斷層；有了回應，傳遞出新的嬗遞。用張悅然在後記中的話說：「這個探尋和發現的過程遠比結果更重要。因為說到底，文學的意義是使我們抵達更深的生命層次，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。」

「你覺得自己有罪嗎？」爺爺李冀生臨終前，李佳棧問道。他回答道：「把燈關了吧，太亮了。」一切都結束了，沒有答案，很快，一切又會重新開始。

青春也是如此，一趟單程之旅，沒有終點，但是，那些故事、那些人物還在繼續，醫科院、死人塔、小白樓、經五路、泉城廣場等等，對濟南人來說，會產生地理意義上的溫存與親近，在同頻率的青春跑道上奔跑出更多的深味，歷史的創傷，青春的陣痛，生死的無常，成長的代價，伴有悲涼，但不絕望。

路地 湯禎兆

咖啡好與壞

有台灣網友提到有一天喝了咖啡後，肚子痛得想撞牆，吃了帖中藥後，便大大紓緩，於是大家便談起咖啡好壞的問題。

這兒不談品質不好的咖啡，但好的咖啡，不用劣質奶油及精製糖。在西方自然療法眼中，很多認為咖啡有益。咖啡有很多抗氧化成分，營養價值也很高。且有研究指出，它可以減低糖尿病及帕金森症因除的維他命及礦物質同埋。

看了關於咖啡的討論，簡直覺得咖啡是所有食療在現今社會的縮影——有益也有害，問題是該喝多少，喝太多就令精神太亢奮，排出的東西太多，但適度的話能提神，也幫我們排走不需要的東西（如過量喝酒後，咖啡能加速解酒）。如今我們把它當作日日都喝的飲料，就要多加留意，不知大家有什麼經驗分享？總之，一定要聆聽身體反應！

少人曾經歷，說喝後頭痛，且久久不退，止痛藥也沒有用。

有人便談起咖啡非常寒涼，但有人說烤過的咖啡豆則是燥的（很多書本會說咖啡性溫），甚至有人說熱咖啡是燥，凍咖啡是寒，果然眾說紛紜。然後又有人提出咖啡之所以可以提神，是因為不斷透支骨髓裡的「氣」，可以讓人捱下去，但長喝必然會令骨質疏鬆。這與咖啡會代謝營養、於利尿同時令人排出重要的維他命及礦物質同埋。

除了關於咖啡的討論，簡直覺得咖啡是所有食療在現今社會的縮影——有益也有害，問題是該喝多少，喝太多就令精神太亢奮，排出的東西太多，但適度的話能提神，也幫我們排走不需要的東西（如過量喝酒後，咖啡能加速解酒）。如今我們把它當作日日都喝的飲料，就要多加留意，不知大家有什麼經驗分享？總之，一定要聆聽身體反應！



飲咖啡可以提神。網上圖片

鵬情 黃里 趙鵬飛

吃春（一）

我常年在外，只喜歡春天回到北方的家鄉。我的春天不是春節，是日曆上的陽春三月。廣州的春天實在難熬，回南天的陰冷潮濕，逼得人容易思鄉。北方的春天，才是真的春天。坐在火車上，看一眼窗外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在太陽底下燦爛綻放，所有的煩悶，一瞬間就都被拋到轟隆隆的鐵軌上，碾成飛絮隨風飄逝。坐火車回北方，才像是回家的樣子。飛機太快，雲上的天空分不清南北。

大江大河，一馬平川。深綠色的麥田，綠甌一樣鋪滿了整個視野，望不到盡頭。一樹一樹淡粉色的杏花，或是桃花，在春風裡開得隨意繁盛。火車疾馳，車窗是畫框，每一幀都是色彩絢麗的油畫。我不喜歡油畫，只覺得田野裡、半坡上盛放着的一樹樹繁花，遠遠一瞥，跟油畫裡穿著蓬鬆紗裙的芭蕾舞姑娘們像極了。沒有比這更逼真的比喻。國畫裡的桃花，顏色通常過於明麗，花枝也太豐滿，很像我那會做關中美食的大姑小嬌。

大姑是個愛潔淨的人，解放都多少年了，卻恪守三從四德。父親做主，把她嫁給鄉村家徒四壁的教書先生。她低眉垂眼，頭上包着自織的紅頭巾，不喜不憂地上了花轎。教書先生清貧刻板，不苟言笑，鼻子上一副茶色石頭眼鏡，壓得人大氣都不敢出。結婚還不到一年，

大姑一對月牙一樣彎彎翹翹的眼睛，平成了一船淨水。唯獨不變的，是大姑蒸白蒿麥飯的手藝。麥飯是關中特有的一種吃食。春天剛爬上柳梢，白蒿就披着白生生的茸毛，先發嫩芽。正月白蒿二月蒿，三月割了當柴燒。能蒸麥飯的白蒿，也就幾天的工夫。白蒿發芽，都是繞着上一年已經乾枯的蒿子桿的根，一簇一簇。艾草也是這時候新綠，葉子又有幾分相似，眼拙的人，常常是忙乎了半晌，卻誤摘了半籃子艾草。

艾草芽也香，也鮮嫩，做麥飯就嫌硬硬。只能剝成蓉，和在麵粉裡，揉成淡綠色麵團，用擀麵杖擀成一張圓圓的麵皮，切成一指寬的麵條，下到鍋裡，湯也綠，麵也綠，吃到嘴裡，艾香清幽，麵條滑溜，也是春天賜予的一味美好吃食。

我還是喜歡吃麥飯。大姑拄着竹籃，一頭紮在崖頭坡坎的枯草叢裡，在每一棵白蒿的枯根下，尋尋覓覓。新生的白蒿苗，葉細如毛，雖是簇生，摘的時候捏不穩，散在草叢裡便再難撿拾。大姑眼明心亮，一響過去了，籃子裡的白蒿，總比別人摘得多。

一籃子白蒿到家，才算是完成了第一道工序。淘洗之前，要先檢枯草。白蒿細嫩，長在枯草叢裡，再仔細的人，採摘時也難免會把枯草帶進來。拾掇白蒿裡的枯草，跟給燕窩挑毛

是一樣繁瑣細緻的活兒。性子毛躁的人，弄不乾乾淨。從小長到大，我吃過的麥飯不敢說車載，也能斗量了，只有大姑蒸的麥飯裡，一根枯草也吃不出來。

白蒿淘淨乾淨了，倒入稍大一點的面盆，撒上幾把麵粉，撒一勺精鹽，撒一勺五香粉，趁着白蒿葉子上還有水氣，開始揉搓，等每一個葉片都裹上麵粉了，就薄薄地攤開在蒸籠的籠布上，上鍋開蒸。

蒸麥飯要硬柴大火，蒸籠上的熱蒸汽，濃得化不開為最佳。七八分鐘之後，大姑熄了火，開了蒸籠蓋，濃郁的蒿香麥香，迎面襲來。站在一旁，我已喉結滾動，口水嚥了又嚥。大姑仍舊不急不緩，兩手端平，拎起籠布把蒸好的麥飯倒入大盆，趁熱，用筷子細細打散，這才把早前調好的麻油蒜汁，均勻的澆上去，再細細拌勻。

我唸叨了一整年的白蒿麥飯，終於要上桌了。



油菜花 網上圖片